



刻儒長宋

嬰海 宋景許 迅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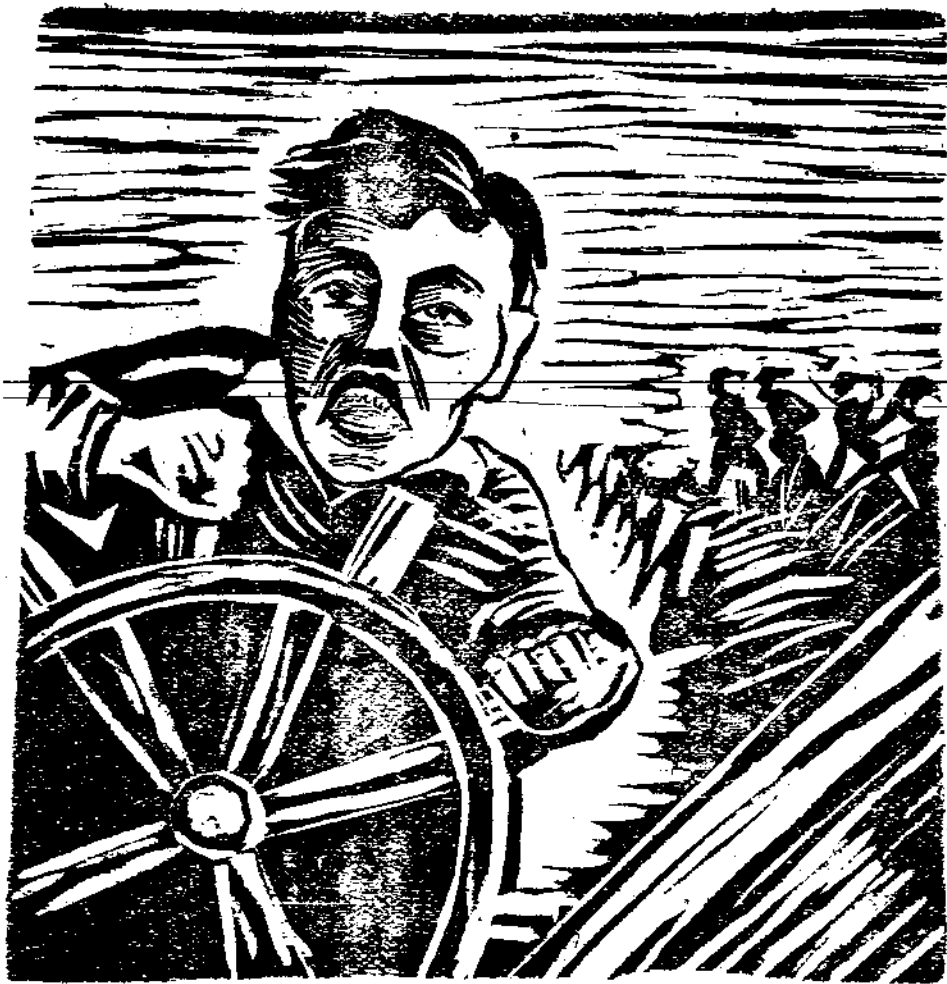
刻儒長宋

體遺生先迅魯



刻之凱

！去務服場戰到



刻之愷

驅前

紀念偉大的導師魯迅先生

陸 飛

兩年了，這位偉大的導師，革命的戰士，魯迅先生，離開了我們這動盪的世界。

魯迅是青年的導師，青年的朋友，他一生是在戰亂中生長過來的。照他自己說，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紹興府城裏的一家姓周的家裏。父親是讀書的，母親姓魯，鄉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夠看書的能力。起初他家裏家境還好，但到十三歲那年，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書香人家幾乎什麼也沒有了，他只得寄住親戚家裏作「乞食者」。倔強的他過不慣寄人籬下的生活，決心回家，而他的父親又接着生了三年多重病，這一段期間內，魯迅曾這樣的自述：「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質舖和藥店裏，年紀可是忘記了，總之是藥店的櫃台正和我一樣高，質舖的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櫃台外送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辱裏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台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後來父親病死了以後，母親給他弄了八元錢的旅費，他大膽的去流浪，去尋找無需學費的學校去了。

他的學校生活也是很波折的，十八歲那年，他考入南京京師學堂，這學堂是免費的，不到半年退出，改進礦務學校學開礦，後來又派到日本學醫，但因爲看到電影上外國人綁殺一個中國表情麻木的漢子，他受了刺激，覺得醫身病還是醫心病更重要，他說：「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強

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爲不幸的，所以我們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我那時以爲當然要推文藝」於是他就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回國後他在各地當了幾年教員，到北平後，第一篇創作「狂人日記」，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他的體裁，風格，乃至裏面的思想，在當時都新奇可怪的。更因爲登載在竭力提倡「革命文學」，無情地攻擊中國封建傳統思想的「新青年」上，更掀起了「文壇」的風波。

這篇文章誠如沈雁冰所說：「冷雋的句子，挺峭的文調，對照着那含蓄半吐的意義，使人一見就感着不可言喻的悲哀的愉快。這種快感正像愛吃辣子的人所感到的「愈辣愈爽快」的感覺」。這樣一篇古怪的文字劃了一個時期，奠定了中國新文學的基礎，而且更對傳統的舊禮教給了最劇毒的攻擊。上面有一段是這樣寫着：

「凡事總須研究，纔會明白。古來時常吃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着，細細看了半夜，纔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吃人」。

從那時起，他在這二三十年中國死寂的文壇上，提出了一支燦爛的光彩，正與高爾基在十九世紀俄國文學界的憂鬱氣氛中放出燦爛的光彩一樣。尤其是「阿Q正傳」多麼深刻的刻劃出中國人的臉相啊。「阿Q相」直到目前還成一句作爲罵人的口頭禪，而一面有時自己反省，常常疑感自己身子也免不了帶一些「阿Q相」了。這一點正說明了作者是成功的寫出了人性普遍的弱點。魯迅先生懷着純潔的良心，豐富的同情，生命的活力，銳利的目光，以及爲勞苦大眾而戰鬥的決心，接連的發表了許多文字，在中國文壇上豎立一面偉大的光彩的大纛。他的小說很多已爲各國所翻印。

他的雜感，是他「脫手一擲的投槍」，他投槍的目標是一貫的對準封建陣營與帝國主義，中國沒有第二個人像魯迅先生那樣把方塊漢字運用的美麗，深刻，有活力的。在他的筆下，一批「正人君子」、「第三種人」、「洋場惡少」、「革命叛徒」都倒了。

魯迅先生不是超人，不是天之驕子，他是從貧賤，壓迫，欺壓，殘暴的舊社會制度底下奮鬥的生活磨練出來而成功的偉大藝術家，他是在生活的戰鬥中，產生的革命戰士。

魯迅先生不僅創作了光彩的小說雜感，他而且在中國譯文界貢獻了空前的功績。他反對把「天河」譯成「牛奶街」的「翻譯家」趙景深教授，他自己翻譯蘇聯幾部經典的科學社會主義的文學理論書籍，他自己翻譯「毀滅」、「死靈魂」等世界名著，是堅持着「信」的立場，爲了豐富中國貧乏的字彙，魯迅先生是主張「直譯」的。在他的指導下出欣的「譯文」雜誌，誰能否認它在中國譯文界權威的地位。

其次，中國目前流行的木刻與拉丁化文字，也是魯迅所提倡起來與發揚的。他自己雖然不會木刻，但他還比任何人都懂木刻，記得在魯迅先生受業過的本縣宋廷魁先生對我說：「他（指魯迅）對我們作品的批評，是一絲一毫也不肯忽略的。而

他的批評却比任何人還正確。」關於拉丁化新文字，魯迅先生編的有一本「門外文談」，他自謙「門外」，裏面的新說的正

是拉丁化在中國推行理論上的明燈。

他絕對贊成用拉丁字來寫各地的方言，他說：「在開首的啟蒙時期，各地方各寫他的方言，用不着顧到和別地方意思不相通，當未用拉丁寫法之前，我們的不諳字的人們，原沒有用漢字互通聲氣，所以新添的壞處是一點也沒有。」曹靖華先生說魯迅一生的貢獻是多方面，他不但是一個文豪，而且是個著名的革命戰士，他曾甘恐怖反動時代，在上海領導「左聯」，作種種偉大的戰鬥，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國內政治路線起了質的變動，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博得各界人士的贊同，他也是擁護這戰線有力的一個。他在答徐懋庸信內說

「中國目前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的，那理由就因爲我不但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中國人，所以這政策在我是認爲非常正確的。」

他不但擁護統一戰線，而且對於執行統一戰線的戰士提示了密貴的意見：

「民族危難到了現在這樣的地步，聯合戰線這口號的提出，當然也是必要的，但我始終認爲在民族解放鬥爭這

條路線上，對於那些狹義的不正確的國民主義者，尤其是

翻來覆去的投機主義者，都望他們能夠改正他們的心思。因為所謂民族解放鬥爭，在戰略的運用上講，有岳飛文天祥式的，也有最正確的，最現代的，我們所應當採取的究竟是哪一種呢！這種地方，我們不能不特別重視，在戰鬥過程中，決不能在戰略式任何方面有點忽略，因為就是小小的忽略，毫厘的錯誤，都是整個戰鬥失敗的源泉啊。

現在國內民族統一戰線隨了抗戰的爆發，抗戰的展開更形擴大，更形鞏固，魯迅先生生前未看到過的國內各黨各派大團結的樂觀氣象，靠了日本鬼子的侵略而造成，如果魯迅先生還活在世上，我真不知他老人家要怎樣的高興來。但是他在一九三六年的今天死去了。這顆巨星的殞落，全中國乃至全世界每一個角落都發出深切的哀悼。他的死耗像焦雷一般的震動了全國全世界勞苦大眾的心。

當全國抗戰的烽火愈益激烈的時候當敵人全力進攻我武漢我方持久戰爭愈益踏上正步了的時候，我們來紀念逝世二週年的魯迅先生，真是有無限的嘆息集結在心頭。這位為人類正義與和平而戰鬥了將近五十年的巨人，是曾經怎樣的希望着我們這個民族有這麼一天起來為謀澈底的解放而對法西斯蒂作猛烈的反抗，假使魯迅先生不死，我們在這次抗戰的偉大戰鬥中，一定可獲得無限大的助力。現在魯迅先生已死了，這對於我們這次抗戰自然是一個巨大的損失，我們在紀念他的時候，應該如何的去學習他那種偉大的接待青年熱誠與忠實的態度，去從事目前艱苦的抗戰建國的工作，像魯迅先生一樣的對日本帝國主義者「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永不忍饒」的戰鬥到底。這才不負今天紀念他的重大意義。

魯迅先生警句集

我以為凡對於時弊的攻擊，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因為這正如白血輪之膿成瘡毒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則當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證明着病菌尚在。

我有一位朋友說得好：「要我們保存國粹，也須國粹能保存我們。」

保存我們，的確是第一義，只要問他有無保存我們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國粹。

做了人類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現代人，吸着現在的空氣，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語言，侮蔑盡現在，這都是「現在的屠殺者。」

多有不自信的的人的種族，永遠前進，永遠有希望，多有只知責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種族，禍哉禍哉！

什麼是路？就是從沒路的地方踐踏出來的，從只有荊棘的地方開闢出來的。

我們的導師——魯迅先生

白辛

魯迅先生，百折不撓的戰士，身經百戰文藝的神槍手，它的一身，都是為社會解放和民族解放鬥爭的歷史，它刻下了舊中國黑暗和光明交戰的烙印，指引了中國青年應走的道路。創造和奠定了中國革命大眾文學的基礎，他把他底筆作為槍枝，刺破舊中國醜惡的臉，無情地撕破了錦繡的外衣，將卑鄙，醜態，怯懦，黑暗無恥的內臟，赤裸裸地暴露給大眾看，更將舊中國紳士，官吏，買辦，資產者陰惡揚善假慈悲的臉，刺得血淋淋地，變成猙獰可怕吃人的獸相。同時，他用他鋒利的筆尖刺痛了中國青年——尤其勞苦大眾的心，喚醒他們要為革命利益而和惡勢力搏鬥，爭取自己的自由幸福和解放！

這位戰士，這位導師，於今離開我們已經兩年了！他為大眾利益而苦鬥着偉大的一生事業，雖然永遠留在我們的記憶裏，為我們日夜歌頌，信守不渝；但在革命的火光，還未結成事實以前，這顆巨星驟

然的殞落，却不勝使我們感到失依，悲悼！然而，中國的青年，中國的勞苦大眾，從此更感到自身責任的重大，要為他未竟的革命事業以血和肉去完成。

中華民族優秀的兒女們，現在正在照着底底指示，踏着他的血跡，在民族革命底戰場上，冒着敵人的砲火、血腥的槍刺，在和我們不共戴天的仇人——日本法西斯強盜、作英勇堅決的鬥爭，我們的魯迅先生，如果還在人世，他將怎樣的歡欣，怎樣的興奮，對於民族的敵人，他更要舉起他底槍枝，把它刺得體無完膚；他一定要高聲大喊：「中國的革命戰士們，努力鬥爭吧！把日本法西斯強盜們葬到棺材裏去！」

魯迅先生，不僅對於革命具有無限的忠心和熱誠，他同樣以忠心和熱誠來對待青年，領導青年與黑暗勢力搏鬥！在他鬥爭的歷史上，充分表示出他底堅決果敢的精神，他從沒有一次向敵人投降，屈服過

。雖然他看到過許多的青年，在敵人的槍刺下，表示軟弱無用，對革命失節了，但是他知道有更多的青年，在時代的潮流裏成長為革命的力量，於是他絲毫也不會灰心，他終認為青年是善良的人物。

魯迅先生離開我們兩年了，今日我們在紀念他，心裏應該充滿復仇的怒火，把這怒火來祭吊這位偉大的革命導師！同時我們應該將他偉大的人格，不死的精神，當作一盞光明燦爛的明燈，永遠引導我們走向勝利之路。

魯迅先生論漫畫

「漫畫要使人一目了然，所以那最普通的方法是『誇張』，但又不是『胡鬧』。無緣無故的將所攻擊或暴露的對象畫作一頭驢，恰如拍馬家將所拍的對象做成一個神一樣，是毫無有效果的，假如那對象其實並無驢氣息或神氣息。然而如果真有此驢氣息，那就糟了，從此之後，越看越像，比讀一本做得很厚的傳記還明白。關於事件的漫畫，也一樣的。所以漫畫雖然有誇張，却還是要誠實。」

(且介亭雜文集一八頁)

我所認識的魯迅先生

曉立

在十五年以前吧，當我開始和當時所謂新文學相接觸的時候，對於魯迅先生的幾篇小說——就格外覺得親切有味，祥林嫂，孔乙己，咸亨鎮，所有這些人物的描寫，都覺得一點不用詞句的裝飾，只用簡明的平淡的筆調，都道出了我們平常想不到的。即使想到了而不能寫出的這樣切實的情景。

我當時只發生對新文學的熱愛，至於在文學理論的認識上，也沒有觸及什麼寫實主義，只以為魯迅先生那樣的作風，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後來，我想在社會科學的領域裏探求一點人生應有的知識的時候，我沒有忘記魯迅先生的名字，而且覺得魯迅先生的思想，和社會科學的各種問題，是糾纏在一起的，當時還只覺得魯迅先生是對社會惡勢力打擊最力，對於革命抱着最豐富的同情心與正義感，尤其對於青年的指導與援助，使我敬愛。

一直到最近七八年來，他現出真正是一個革命老戰士的姿態，不論在任何底氣壓與黑暗的環境，他擔當着最艱苦與最頑強的鬥爭，他的筆，不但刺痛了反動者的心臟，且把一切新舊老小的革命叛徒，打的索索發抖，寢食難安！

還記得兩年前，在上海八仙橋青年會一個本週展覽會上，我第一次親親這位老戰士的姿態，——不料這就是最後的見面！在這位老戰士的前面，只覺得他是嚴肅與堅決。

我覺得我們在現在來紀念革命老戰士魯迅先生。不僅可以推動和提高社會的抗戰情緒，尤其對一般熱忱於救亡青年，來當做一個莊嚴的洗禮，——充實自己，堅強自己。

我始終認為魯迅先生，他是最認識透一切黑暗的千百年傳下來已在腐爛的社會的沉澱品，——說得漂亮些是「世故人情」——他是「世故老人」，可是他自已也

正是對這沉澱品唾罵，鞭伐，斬切到底，反抗到底！

在他大作的片斷中，尤其在這些雜文中，你如果拿幾句來念着，起初覺得苦澀，但經細思索，或在實生活中體驗過以後，就會發生橄欖般的回味。

魯迅先生論罵托派

「你們（托派）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們高超得多，豈但得多，簡直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則這高超仍不免要從天上掉下來，掉到地上最乾淨的地方去。因為你們高超的理論為日本所歡迎，我看了你們印出的很豐齊的刊物，就不禁為你們捏一把汗。在大眾面前，倘若有人做一個攻擊你們的謠，說日本人出錢叫你們辦報，你們能够洗刷得很清楚麼？這決不是因為從前你們中曾有人跟着別人罵過我拿盧布，現在就來這一手以報復。不是的，我還不至於這樣下流。」

（且介亭雜文末篇一五六頁）

學取魯迅先生的精神

范質

由於日寇瘋狂的侵略，中華底文化正

和祖國底命運一樣遭逢空前的浩劫，我們

歷代祖先辛勤創造的文化寶物，在敵人火

炮飛機下都燬成瓦礫了，但敵人並不以此

為滿足，在淪陷區域里，實施奴化教育，

麻痺着我們的意識；在思想領域里，嗾使

漢奸走狗製造種種不利於抗戰的謬論，意

圖破壞我們的精神團結，鬆懈我們的戰鬥

意志；尤其在部份的軍事失利的階段中，

敵人更利用民族失敗主義和唯武器論者的

口舌，迎合少數苟且長進分子苟安的心理

，散播着謠言，動搖我們的抗戰決心，甚

至阻礙了我們抗戰的進行，我們對於敵人

這種險毒的陰謀，不僅要警惕予以揭露，

而且更積極的加強我們精神上的武裝，

用血的鬥爭來答復敵人，因此，我們必須

在精神上配置上一支最有力的武器，這就

是二年前逝世的中國新文化創造者魯迅先

生的鬥爭精神。

魯迅先生的逝世是中華民族不可補償的損失，不，是全世界和平的損失，因為

他不僅是中國新文化的創造者，而且是世

界和平最熱烈的擁護者，我們緊緊記得，

二年前的今天，先生逝世的消息傳播出來

時，每顆忠實於民族解放事業的同志，每

個忠實於世界和平的同志，都為着這顆巨

星的陨落，而感到絕大的哀痛，尤其是我

們青年突然或則失去了導師或則失去了

天里的霹靂，使我們內心悸動，整千整萬

的音容淚守候着先生的遺骸，等待着

他的復活，但每小時卻像每秒鐘這樣快過

滑過去，先生竟遺下了這羣等待撫育的青

年，和我們永訣了。

魯迅先生逝世了，但遺留給我們的是一

股不可磨滅的精神，一股永遠存在於每個

不願做奴隸者心坎上的鬥爭精神，同時也

遺留給我們和這種精神相配合的革命任務

，我們知道先生是五四文化運動的重要先

導，我們也知道五四文化運動的任務是反

帝制反封建，它以理性為主宰，擺脫迷信

，解放思想，在政治上的要求是實行民主

，先生是理性主義者，是最忠實於這兩任

務的徹底執行者，在五四後革命的過程中，他站在新導的地位，在駭浪怒濤中，穩把着思想的船舵，向周圍的惡勢力搏鬥着，使我們在黑暗中望見光明，使我們在浮躁中走向堅定。

但先生對於中國新文化的功績並不止

於「五四」，他始終和整個民族鬥爭站

一起，創造着發展着中國的新文化，我們

眼着許多的「五四」運動的工運導師們中途

停頓，搖身一變而成為官僚或政客，忘掉

了革命的任務，忘掉了自己對於革命的任

務，只有先生堅決地但負着前導的革命任

務，用英勇的鬥爭擊潰一切叛徒，使我嘗

先王自由的人們衷心折服，咒咀先生為「

火老鴉」的精神士們能自出「強權在時代

的輪齒下；也只有先生這樣堅決的鬥爭精

神和由這精神所創造的新文化，才能摒棄

舊文化和偽裝的新文化，担負起這存猛烈

地「行看抗戰支柱作用。

今天我們沉痛地紀念魯迅先生逝世

世，我們首先應該繼承先生的鬥爭精神，

以「越戰越硬」的倔強精神來加強我們的

鬥爭，向敵人作殊死戰；其次我們要繼承

先生遺留給我們的未完事業創造和發揮中

的新文化，只有不斷地努力，才能補償先

生的死所給予整個民族的損失于萬一；也

只有不斷地努力，才能安慰先生於地下。

「反差不多」論

——不是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

三 幹

現在又有一批人在「反差不多」了。不多」的重症，應該反對！他們以為文雖然反對的理由與先前一次還是「差不多」的！

記得九一八事變以後，中國的出版界出品的內容，開始起了質的轉變，對暴日兇暴的略奪我東北四省，以及我東北軍不抵抗而撤退，凡是具有良心的作者，都或多或少的在他們的作品當中，表現着抗日的情緒，和暴露了漢奸們的醜惡。及至上海的前進作者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更特別地加強了當時作品的政治意味。在我們把一切意識形態當作社會上層建築看的人看來，這不但沒有什麼可以疵議的地方，而且也認為是必然的現象。作品內容的強調抗日的政治意味，那不是正確的反映了當時客觀的環境嗎？可是真要使八奇怪的，這歷一來，平日以寫「三角戀愛」，「花呀月呀」，「身邊慣事」為能事的——批人出來搖擺了，他們說這是犯了「差不多」的病症，是超越政治的，他們指着自己的住宅——象牙塔——門口的招牌說：「我們是純文藝！」「我們主張為藝術而藝術」。這批人一喊出「反差不多」的口號以後，雖然也沒有寫些出色的「純文藝」出來，但確實也出了不少風頭。寫了別人的作品「差不多」，別人的作品不言而論與他老人家是「差」得多了，罵倒別人，捧高自己，山門罵得響，於是飄乎他自己就做成一個超絕世俗的名士！不過，名士們的命運並不怎樣順利。我們的魯迅先生却赤裸裸的把這批人的原形，指點了出來，他替他們封了「洋場惡少」，「第二種人」的銜頭，再狗血噴頭的痛罵了幾通。罵得他們消聲絕跡，像老鼠一般的只敢在晚上露一露面了。到了抗戰的砲聲一響，「洋場惡少」，「第二種人」更嚇得屁滾尿流，不知躲到那裏去了。

抗戰的力量是偉大的，它不但嚇得「洋場惡少」，「第二種人」屁滾尿流，而且把全國的軍事政治換了一個氣象，就是文化方面也有了飛躍的進展。文學上除表現抗日情緒暴露漢奸醜惡以外，作者們更勇敢的担負起運用文學這武器來推動全民抗戰的責任。如官揚最後勝利的把握，報導敵軍蹂躪我民衆的血景，記錄我忠勇將士的戰鬥故事，這些「差不多」成了抗戰期間作者寫作的材料來源。不僅如此，為了適應抗戰的需要，出版界更大量出產了指導抗戰建國正確路線的綜合雜誌，有的是短評，有的是通訊，有的是論著，自然真理只有一個，而且討論的都是目前抗戰的問題，「無論短篇長章，有一通同之核心，」那是必然的合理的結果。我們當然不能爲了標新立異，別人說要抗戰到底，我一定要說毋庸抗戰到底的。這種內容上的「差不多」，正顯示了這種抗戰理論的正確與已爲多數人所贊同。我們不但不應反對，而且更應加以擁護。郭沫若先生說得好：「所謂『抗戰到底』，最後勝利必屬於我」的理論，的確是很簡單的。但我們須要有大量的方法來表現這種理論，並須要有大量的機會來發揮這種理論，務使理

論化而為行動，對於這種理論的表現和發揮，是『該不厭其繁複的。因為理論雖簡單，而對於大眾并未做到深入而普及的地步。大眾既需要簡單的理論，而尤需要這理論的翻來覆去的重複。』

但是因為要做名士的人是代出不窮的。從而喊喊『反差不多』的，從『第三種人』在魯迅先生的罵聲下及在震天動地的炮聲下沒落了以後，接着內地的『第×種人』就出來繼承這個傳統了。他們穿着各種不同的外套，大學教授、委員，抗日份子，店主，環遊四海的文人，馬山門的老朋友，等等之類乎也出來『反差不多』了。他們也與『洋場惡少』『第三種人』『差不多』，以為大家說來說去說了半年，反正都是『差不多』，因而便激起了一些『反』感。

『洋場惡少』，『第三種人』是魯迅先生起的名，不過這個奇怪的『第×種人』是我模仿了起的，不知確切不確切。因為他們是『內地的』，所以他們不敢像『洋場的』那批公開標榜『為藝術而藝術』，他們雖然有時偶然也閃閃爍爍的露過尾巴，說他們是偏重文學的，但是叫他們公開出來反對文學上談革命，談抗戰，他

們是不敢的，而且有時反厚着臉替自己的臉孔塗上美麗的革命的色彩，擺來擺去好像他們正任爲着抗日而奮鬥。因爲他們是『第×種人』，所以在生活環境上『第三種人』較諸他們是有遜色的，『第三種人』標榜不左不右，十足的說明了他們小資產階級的經濟地位，可是『第×種人』大多吃着不用愁，可以從剝削別人來解決，自然好翻翻開書——有時也少不了看點馬克斯主義書來混混時髦——寫寫罵山門的開文，批評這個的文章『差不多』，不行，指摘那個的文章也『差不多』，也不行，只有他自己的文章與流俗不同，最好！

實在說來，『第×種人』『反差不多』的見解是有趣的。譬如，武漢的報章雜誌上說要抗戰勝利，必須發動廣大的民衆，如果餘姚的報章雜誌也說要抗戰勝利，必須發動民衆，他們就會搖頭嘆氣，『又是差不多』，『不特編章之詞彙風格，悉成濫調套語；即編章之命意大旨，亦往往爲甲乙兩文異文所共有』，噫嘻！照他們的語氣，好像非作一篇立論新異的『抗戰勝利無關民衆動員論』，才能滿他們的意似的。記得魯迅先生在北平與人論戰的時候，有人說魯迅的文章主意是與他弟弟周

作人相同的，罵他抄襲。『機轉稗販，互拾牙慧』，魯迅曾很幽默的問答說：『難道兄弟兩人，一個做了革命黨員，另一個必須做保皇黨員嗎？現在『反差不多』的『第×種人』，連多引幾次浙江省戰時政治綱領，（這綱領多數人實，還未明瞭它的重要性，怎麼需要我們去『不厭其重述』，並不嫌其重述』的去宣傳發揮啊！）就會受到『熟讀戰時政治綱領的先生們』的嘲笑。照有一位『反差不多』的先生的意見，甚至三民主義也不可多喊，引用的，時常三民主義長三民主義短就會使人感觸頭痛，『欠伸思臥』的。這真使我們感到做文章一天天的更困難起來了，這樣下去，文章自然只好讓他們『閒有錢的』『第×種人』在吃飽飯後無聊的時候以及帶了女朋友逛名勝回來的時候來創造的了。

不過，話也得說回來，內地的所謂『第×種人』的『反差不多』，也看人的地位而轉移的。蔣委員長幾次三番的發表文章，昭告民衆，他的文章是『無論短篇幅，都有通同之核心』的，概括的說即『雖留一槍一彈，亦必堅持奮鬥。』即『相信最後勝利，一定屬於我們。』他們沒有說蔣委員長是『差不多』。黃主席在巡視

不過，話也得說回來，內地的所謂『第×種人』的『反差不多』，也看人的地位而轉移的。蔣委員長幾次三番的發表文章，昭告民衆，他的文章是『無論短篇幅，都有通同之核心』的，概括的說即『雖留一槍一彈，亦必堅持奮鬥。』即『相信最後勝利，一定屬於我們。』他們沒有說蔣委員長是『差不多』。黃主席在巡視

不過，話也得說回來，內地的所謂『第×種人』的『反差不多』，也看人的地位而轉移的。蔣委員長幾次三番的發表文章，昭告民衆，他的文章是『無論短篇幅，都有通同之核心』的，概括的說即『雖留一槍一彈，亦必堅持奮鬥。』即『相信最後勝利，一定屬於我們。』他們沒有說蔣委員長是『差不多』。黃主席在巡視

沿戰區各縣的時候，每到一縣都指示目前四項抗戰中心工作，必須切實實施，演講的內容都「差不多」。他們也沒有說這犯了「差不多」病，谷主任委員在黃主席痛陳各縣黨政摩擦的慟心現象後，也「差不多」的說，「黨政摩擦是本黨的病徵。」

「這樣千鈞一髮的說來說去，他們也不說『聞之欠伸思臥。』」

然而，話要這樣說，「第×種人」究竟比「洋場惡少」「第三種人」要幸運得多了。為什麼，因為魯迅先生到今天已逝世兩周年了。否則，如果魯迅先生還活在世上，他一定要運用他的武器——金不換，給這批「文小白臉」「文棍，文丐，文棍，無聊文人等等有人取過了，我為不「差不多」起見，恕我杜撰這個新名詞。

「痛擊了。雖然，郭沫沫先生在第二期『自由中國』上對這批，也罵得够厲害的：

「對於抗敵理論嫌其單純，嫌其重複的那種『反差不多』的論調，或故作高深或高尚的理論以渡越流俗的那些文化人，事實上是犯着了資敵的嫌疑。」

魯迅先生兩週年忌辰隨筆

南雁

有許多平常的事，都是我想起魯迅先生的資料，譬如：碰到了一個神經麻木的人，我就會端相他是不是「阿Q」這類的

人物，於是「魯迅」這兩個字就附帶地在腦子裏浮了出來。如果看到一盞燈或是其

他會發光的東西，就會聯想到「阿Q」，因為「阿Q」是癩頭，是以此為「諱」的

：「阿Q」想到，魯迅先生便也隨着跑到我腦子裏來了，再譬如在喝酒的時候，魯迅先生也會在我思想裏，佔一席地位，因為魯迅先生曾經說過：他雖是紹興人，却不會喝酒。……總之魯迅先生對我的印象可以說是深刻極了，他不愧是我們的最偉大的導師，雖然我並未和他會過面，聽過他上課，而在他更不會知道世界上有我這樣的一個人。

我的從未會過面的偉大的導師，已經死了整整地兩週年了。

記得在吶喊序裏，他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大意如下：日俄戰爭的時候，他在日本看到一張影片，上面是許多中國人，在看一個日本人殺中國人，說是那被殺者，是爲了替俄方當間諜的緣故，才被日方捉住處以死刑的。圍在旁邊看殺頭的一大羣中國人，麻痺不仁，一無表示，大有隔岸看火燒的樣子，他看了這張影片，就意識到中國的危機是太嚴重了，同時覺得學醫不足以挽救整個中國，所以便毅然棄醫學文學來喚醒麻痺得幾乎失去一切知覺的中國人。

在他生前的每篇文章裏的，或每次談話裏的，每一句話，甚至每一個字，都彷彿在這邊說：「沉睡着的中國啊！醒來吧！懦弱的中國啊，怒吼起來吧！這紛亂的世界，太不像話了。我們要努力整理，使這紛亂的世界變做我們理想的世界！」

可是他卒因學了文學。喚醒中國人，創造理想的新中國而致勞心過度而死了啊！他沒等到中國像睡獅初醒的怒吼起來的時候，沒等到世界踏進理想境域的時候，

學習和發揚魯迅先生的精神

徐屏

魯迅先生逝世兩週年了，我們將永久的抱憾着：這位青年的導師，不能夠看到全民族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同時在抗戰中不論站在前方和後方的青年鬥士，必定都抱憾着有一種不可彌補的欠缺和空虛，無疑的，這欠缺和空虛將成爲抗戰中不可挽回的損失！

魯迅先生一貫的，堅決的，強韌的，不屈不撓的戰鬥精神，值得我們去學習和發揚！他最初是對當時社會的黑暗憎惡，給與無情的暴露和熱辣的諷刺，這可以從他當時詩下的吶喊，野草，墳，熱風，華蓋集及徬徨諸書尤其在阿Q正傳一篇中可以看到。

到「五四」運動和第二年的「三一八」屠殺之後，他這戰鬥的精神更積極奮發起來，他和殘酷的軍閥政客衝突着，他依托庇權門僑自由主義思想學者搏鬥着，終于被迫離開了北平。

新文學運動的展開，魯迅先生更堅決的爲青年的世代作更壯烈的奮鬥，他的工

作向積極的破壞和積極的建設兩方面發展。他寫着偽自由書，淮風月談，南腔北調集，花邊文學諸目，他譯着雅魯武來的「十月」法律耶夫的一毀滅，及阿赫蘇聯短篇小說選集「豎琴」和「一天的工作」，最後更寫下且介亭雜文集中某些極重要的文字，翻譯了空前運動與瑰偉的奧戈里的「死靈魂」。

這些一切，都是貫串着他一生的戰鬥精神的表現。

在魯迅先生棄我們而去已有兩週年了，在今天，在魯迅先生生前一貫的「反帝」尤其其反日本帝國主義的精神已經未演和擴展爲全民抗戰已一年又三月了，今天來紀念魯迅先生，我們祇有學習和發揚他一

貫的，堅決的，強韌的，不屈不撓的戰鬥精神，堅決的抗戰到底，無情的暴露軍事上，政治上的黑暗面，堅決的和民族失敗主義，悲觀論者，主和論者一切徬徨動搖的份子搏鬥，並無情的打擊他們；據根抗戰建國綱領來積極的抗戰和積極的建國。

就被那萬惡的病魔拖到另一個世界去了。他在生前，祇看到幾段使人痛心的歷史，祇看到恥辱斑斑的祖國；但他沒有看到如今正在高舉了爲民族求解放，爲世界謀和平的大纛，和暴日拚命的祖國，這是多麼遺憾的事！

逝世兩週年紀念的今天，正是我們第三期抗戰進入最激烈階段的時候，我們在第二期抗戰中，慷慨殉國將士們所流的熱血，作爲魯迅先生死後三週年紀念的祭酒，是最適合也沒有，我想魯迅先生也是一定歡迎的，同時在抗戰繼續進展着的今天，我們還可大胆地這樣告訴魯迅先生：

「魯迅先生啊！中國已經醒來了，怒吼了！你安心地睡着吧！」

但話雖如此，他最後的志願——「把紛亂的世界，變成一個理想的世界」，還未達到哩，這責任是要我們負起來了！青年伙伴們，努力吧，魯迅先生迫切的期待着哩！

祇有這樣，才是學習和發揚了魯迅先生的精神，才是紀念魯迅先生的最高意義！

參加魯迅先生「民衆葬禮」追記

胡子人

「魯迅先生不單是一個偉大的作家與

思想家，而是世界勞苦大眾之友，青年的導師，中國民族解放的英雄鬥士。」

「魯迅先生所企圖的，是人類社會自由解放與世界和平；所教導我們的，是爲和平自由而艱苦的鬥爭。」

這兩句話，是兩年前魯迅先生離開我們永逝了的那天，魯迅先生治喪委員會所作的哀辭中開頭的幾句話。

是的，這雖是這麼簡單的幾句話。都給予了準備繼承魯迅先生遺志，與世界上一切惡勢力奮鬥的前進的青年底一個有力的啓示。

這是誰也不會忘懷的，當兩年前魯迅先生逝世的消息傳出以後，因了他生前的筆尖是沒有領域範圍，而能打入於人們心田深處的緣故，就使知道他的人，頓時都感受到失去一位革命導師的悲哀。爲了這，他的遺體，便由他朋友們主持之下，遷到萬國殯儀館中，任崇拜這位革命導師的大衆，對他的遺容，作一次有意義的公開

的瞻仰。

文人的死，似乎沒有武人那麼煥赫；但事實告訴我，在一天半的短促的時間中，前往殯儀館中去瞻仰魯迅先生遺容的人，絡繹不絕，總計人數，常在萬人以上，這雖算不來煥赫，但也不能算無聲無息了吧！

這時，我正應蘇州友人曹君之約，不在上海，直到二十一日那天清晨從報上得到魯迅先生噩耗，也不知在心裏怎樣地打算了一下匆匆奔回上海，並且在下午三點鐘的時候，竟親自到萬國殯儀館中去跑了一。可是這位受萬人崇敬的革命導師，已在二小時前（二十一日二時）大殮了。

我忽忽若有所失的好一回，終於得到治喪委員會的通知，說是：魯迅先生的靈柩，定明天（二十二日）下午二時出殯，舉行「民衆葬禮」，我才打從原路回來。第二天，我就以民衆的資格，抽出了半天的工夫，在下午一點鐘，再重新趕往萬國殯儀館。秋天的太陽，還是很熱，曬

在身上，使人會落下一滴滴的汗珠來，但是七八千崇拜這位離開不平的人世而長逝底革命老戰士的羣衆們，却都能整齊着行列，露着嚴肅的姿態步行着送往墓地去。

這行列的中間，有文化界的人士，青年的學生，和勞工界的羣衆，以及整天在仰着資本家鼻息的商店小夥計。此外如總理夫人宋慶齡女士，和魯迅先生生前的異邦友人內山完造，也能步行送葬，更給予羣衆，無限的感慨，及增加參加此次葬禮的意義了。

「你底筆尖是槍尖，刺透了舊中國的臉，」

「你的聲音是晨鐘，喚醒了奴隸的迷夢；」

「在民族解放的鬥爭裏，你從不會退後，」

「擎起光芒的旗，走在新中國的前頭！」

這宏亮的輓歌聲，響徹了天空。震盪了每一個送葬者的人們底心。

我覺得，在這次葬禮中，最值得追憶的，並不是參加葬禮的，們底這般踴躍的問題，而在於送葬的人，男的；除少數穿

西裝的（這些西裝大都是用賤價購自吳淞路上的）少年外，都是身着制服的學生，全身藍布工裝的工人，以及藍布長衫的各界人士。女的：除一部份身着校服的女學生外，更絕對沒有一個足上穿着高跟鞋，及頭上留着波形長髮的小姐奶奶們。因此，我就感想到：我們勞苦大眾之友的魯迅先生之死，根本就不會引起祇知一味享樂公子姐兒們底注意和同情；同時要是在「民衆葬禮」中，有公子姐兒們參加，反會失去這葬禮的價值及意義。於是我不敢肯定地說：這就是魯迅先生生前的大功，和他死後會值得世界人士敬佩的地方呀！

約摸在十點鐘的時候，行列才到達了墓地，在蒼茫暮色中行過了「民衆葬禮」後，我才傷感地但也十分滿足地離開了羣衆，拖着遲緩的脚步，走上了我自己的歸途。

魯迅先生論拉丁化文字

我（魯迅）的意思是在開首的啓蒙時期，各地各方寫牠的土話，用不着顧到和別地方意思不相通。尚未用拉丁寫法之前，我們的不識字的人們，原沒有用漢字互通着聲氣，所以新添的壞處是一點也沒有的，可是彼此可交換意見，吸收知識了。

（門外文談）

我們應當怎樣認識和紀念魯迅先生？

頌舟

大凡一個偉大作家的產生，必有他種種的歷史條件和社會環境。魯迅先生就適合了這種條件，而產生在二十世紀的半殖民地的中國。以他的社會環境與歷史條件，以及個人發展的途徑，必然的規定了這作家的若干特點。

他給了我們很多富有滋養料的文化食糧，更介紹了許多外國的名著和文獻；他在中國的文學上，創造了一種新的體裁，開闢了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的新途徑。他的作品，無論那一篇都是贊揚革命，稱頌革命，謳歌革命的；他是一個極力提倡平民大眾的革命文學者。他在中國的文學史上，劃了一個新的階段；他的偉大，是他的創作的適合此時此地的社會的要求。

我們要了解魯迅先生，必須先要明白魯迅先生怎樣的成爲民族革命的鬥爭者。魯迅先生的得以成功，除一般的家觀環境和歷史條件外，可注意的就是他的生活過程；在他的生活過程中，主要的約有兩點：（一）是他出身在一個破產的知識份子

的家庭，這家庭中有兩種教師，一種是教他識字的父母；另一種是教他民情風俗的僕役，他幼時受這兩種教師的影響確也很大這是在他的自傳和其他的著作中談到過的。當時因家中的清苦，所以他寄住在親戚家中時，每次被人稱爲「乞食者」，回家後，又常爲他父親買藥，那時在高利貸和商業資本高壓下的他，自然不能不對高壓人們的懷恨；對地位卑下的人們表同情了。（二）在他留學日本時，受到的影響，亦有兩方面，一方面是日本明治維新後的發展，使他相信科學知識可以挽救中國的危亡和貧困；另一方面是那時中國革命僑民的活動，使他相信文藝的力量，可以改變中國社會的麻木。因爲當時出亡日本革命家的文字宣傳，確收到了很大的勳果，於是他在那時就棄醫而學文學了。

這裏，他所受前一種影響的時間較短，而後一個影響且通過了他的一生。他晚年把文學事業結合於革命運動，可說是這影響發展到被「揚棄」的最高階級。由上述的

生活途徑和其他條件相結合，漸漸的產生了他的民族革命思想和人道主義。

然而魯迅先生不僅是一個人道主義者，而且還是一個忠實的現實主義者，和澈底的真理追求者，這恰和高爾基，紀德，巴比塞羅曼羅爾等人相類似，因為最尊重人道，最講究現實，最愛護真理的人，方會真正的踏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以真理為目的，以人道主義為宇宙觀，更以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努力描寫社會的各種醜惡面，他的諷刺力量，超越了中國古今任何作家以上，而且更切合時宜。譬如清代的儒林外史吧！雖然也是指點時弊，且大半以知識份子為題材，沒有深切了解大眾的生活。而魯迅先生恰恰相反，他的同情，永遠站在不幸的人們方面，並且「論時事不留面子，針砭鋼弊常取類型」（三不四集自序）他的諷刺，是對不幸人們的愛和對高壓人們的恨。記得高爾基曾這樣說過契訶夫：「天才的驚人力量；恰巧在他從來不自由空想，不描寫世界所沒有的東西。」而魯迅先生也就是這樣的一個作家，他所描寫的典型，倘若留心的話，到處可以碰到，例如「阿Q」這個典型的性格，恐怕至今還在許多中國人中間保存

着，表現着，甚至發展着呢！

魯迅先生為真理，為革命，奮鬥了一生。他的功績，已不朽的留在史石上，他的革命的精神，將永遠的積貫在一般愛國青年的腦筋裏。他一生刻苦耐勞的努力着工作，的確已替中國的平民大眾，造就了一大鑄的財產；然而我們平民大眾將如何領受他所給予我們的財產呢？

所以在今天——在抗戰週年後的今天——在失去了我們的導師已二週年的今天——我們為了要紀念我們的導師——魯迅先生，為了要貫徹着他的革命的精神前進，我以為必須先要做到下面二點：（一）希望各處地方黨部，能於最近期內籌設魯迅圖書館，以留紀念，裏面陳列着魯迅先生的譯著。並且更要集些於他有關係的書籍

，與通俗的介紹革命思想的讀物。這樣一來一方面可使平民大眾皆能領受他所造成的大宗財產，另一方面更可領受到那新的滋養。希望能在較繁盛的區域建立魯迅紀念塔或紀念碑，使大眾能更普遍的永遠的紀念他——景仰他。（二）還希望各地的書店書局，快快編印魯迅先生年譜。（要將他一生的奮鬥歷史，舉得非常仔細。）使大眾能深切的了解他的歷史，或可作為我們在黑暗中奮鬥的指針，但也要普遍的流通。

最後，我還有一個沉痛的感想——魯迅先生為什麼這樣早就離開我們呢！要不然，在這中華民族求解放的全面抗戰中，他定有更大的貢獻，予救亡工作者以極大的指示和幫助，這是無可諱言的。

魯迅先生與木刻

馬達克

木刻我國是「古已有之」的，然而它另有一個世界，與新興的木刻全無關係，不但內容不同，即藝術的手法亦大相逕異。新的木刻，是受了歐洲創作木刻的影響。創作木刻的紹介，是始於魯迅先生所

領導的朝華社，那時共同工作的有柔石，白莽幾個人，出版了四本的「藝苑朝華」。雖然是選擇印造，當時頗引起了青年學徒的注意，到一九三一年夏，在上海遂有了中國最初的木刻講習會，可是一朝露，就

遭到當局嚴重的壓迫，禁止，捕獲，柔石白莽，就是這次作了犧牲。魯迅先生曾說：「他們是我的學生和朋友，一同紹介外國文藝的人，尤喜木刻，曾經編印過三本歐美作家的作品，雖然印得不好。然而不知，了什麼，突然被捕了，不久就在龍華印刷的五個青年作家同時槍斃。」雖然木刻被禁止，壓迫，仍曲折的生長。魯迅先生的木刻講習會仍秘密的進行，發展。『又由是蔓延而有木鈴社，會印『木鈴木刻集』二本。又有野穗社，會印『木鈴畫』一輯。有無名木刻社，會印『木鈴集』。生命並不長久，中途均遭夭折，歷史較長有M，K。木刻研究社。曾屢次將作品展覽，並且將『木鈴畫選集』。結果又被私怨者告密。社員都遭捕逐，木版也為工部局沒收了。魯迅先生因此就痛切的說：『權力在壓服了人民，但覺得他們倒是靈敏了。拚命字好像機關槍，木刻好像坦克車。』然而魯迅先生並不灰心，仍舊絡繹的紹介進來，印行的有引玉集，拈花集，木刻紀程，印行的創作有『無名社之木刻集』，『張慧木刻集』。新的木刻作家受他領導，扶植的，有李樺，羅清楨，唐英偉，鐵耕，力羣，張翼，劉規，新波，

曹白等多人，其中羅清楨最為先生所賞識。他為什麼要紹介呢？據他自己說：『第一，是因為好玩。……』第二，……為簡便。一個青年藝術學徒想一幅畫，三布顏料，就得化一大批錢，畫成了，倘使沒法展覽，就只好請自己看，木刻是無需多化錢的，只用幾把刀在本頭上刻來刻去，可以成為創作，總之，是比別種作法的作品，普遍性大得遠了。』第三是，為因有用。……』這實在是正合於現代中得的一種藝術，由此發展下去，路是廣大的很。題材會豐富起來，技術也會精銳起來，採取新法，加以中國舊日之所長，還有開出一條新的路徑的希望。』

木刻之能够生長，發展，並且在臨死裏獲得一個地位，魯迅先生的功勞當然是很大的。到先生逝世的那年，還印造了死魂靈百圖，凱綏珂勒惠支版圖，蘇聯版圖集，先生底印造版圖，親自看校樣，至少有五六十次之多。每一頁都是先生親手折疊親手加上襯頁，這樣熱心為木刻前途打算的細細，我想恐怕只有先生才有吧。

對於木刻作家的指導，先生是那樣的忠實，精細，謹慎，負責，他極力的鼓勵木刻青年創作，有幾個青年感到自己技巧

的劣而不自動時，他就這說：『你們學木刻，類似小孩學步，假使以為幼稚恐怕傾跌，不叫他走，等他坐了想好走的方法以後，再來叫他走，就永遠沒有會走的本領了。』『你們應該一面創作，一面學習，逐漸的成長，一步上天的事是沒有的。』

先生這種為藝術，為青年的精神，直到死的前一天，還為青年打算，設想，督促做我們每一個青年人的榜樣。

魯迅先生論 利用舊形式問題

「以為藝術是藝術家的『靈感』的爆發，像鼻子發癢人，只要打出噴嚏來就揮身舒服，一了了的時候已經過去了，現在想到，而且關心了大眾。這是一個新思想（內容），由此而在探求新形式，首先提出的是舊形式的採取，這採取的主張，正是新形式的發端，也就是舊形式的改變，在我看來，是沒有內容和形式機械的分別。」

本刊已呈准內政部登記，領有六七四七號雜誌登記證。

| | | | | | | |
|------------|-----------|------------|-----|----|-----|------------|
| 訂閱處 | 訂閱價 | 定閱期 | 出版地 | 通址 | 發行所 | 編輯 |
| 餘姚縣新建路管文明書 | 半年七角全十元三角 | 本期零售每册大洋二分 | 餘姚縣 | 姚門 | 中山弄 | 餘姚縣抗日自衛委員會 |